

河南省作协会员熊西平

一座谦逊的园子

去东莞要去可园走走。

可园是清代广东四大名园之一。另外的三座名园分别是，顺德的春晖园、番禺的余荫山房和佛山的梁园。假若你有机会到这些地方走一走的时候，别忘了去转转，才叫不虚此行呢。

可园是清代莞城人张敬修建的私人园林。这位捐钱得官的博厦人生活在道光、光绪年间的动荡岁月，因镇压广西的各路人农民军——当然包括太平天国起义军——在仕官的波峰浪谷里颠簸起伏，最后做到副省长的广西按察使，江西按察使，兼署江西布政使。这个差使很肥，管钱，管粮，管赈济。张敬修20岁做县令，41岁去世，20年间，聚敛了大量金银，都放在了可园上。

“可园”，魂在一个“可”字。园，大同小异；“可”就不同了。

张敬修似乎特别喜欢“三”。园子大小是“三亩三分地”。园子外缘成“三角形”。园子的选址也在一个三角地上。1997年，东莞市政府整修扩建可园，仍循着张敬修的这一脉络，把园子延拓到30亩。嘿，也是一个“三”字。

可园的建筑构思是传统的，无外乎亭、台、楼、阁、廊、轩、池之类，园内有一楼，三桥，五亭，五池，六阁，六台，十五房，130多道大小门廊左右折一勾连，就浑然一体了。这一点也不稀奇，如同一个人，如同这个人和那个人，都是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有嘴巴，有眉毛的，但是，美丑之别，学问只在于

它们的位置和大小比例的搭配。一个美女，能设想一下把她的眼睛或鼻子动一下位置么？可园的可人之处在于那些五官都恰到好处。于是，可园就是可园了。

靠一刀一枪搏来仕途荣耀的张敬修，并不只是个赳赳武夫，他是个艺术家，书法绘画自成一家，皆为上品。可园正门的匾额是他自己的“一笔书”写；他的绘画作品传为世之瑰宝。画梅画兰，笔墨超脱；咏兰咏梅，清词雅。著有诗集《可园剩草》。文武双全已经不足以形容张敬修的才干，还要加一个字：风骚。

岭南画派是中国美术史上近现代以来的重要流派。这个我们可能都知道，但

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岭南画派能成为一派卓然独立，张敬修是幕后的重要推手，而且，他自己也是重要成员。比金石比他的绿绮台琴更为宝贵的是，他没有以金钱权势的白眼鄙视本土的文人画家，他没有用曾经舞弄刀剑的手去打压他们借以抬高自己，而是用有力的双臂托起他们，捧在掌心爱抚地呵护着。他的家里有两个驻园画家，居巢、居廉，衣食无忧，潜心创作。他们由张敬修供养着。居巢、居廉者谁？国画大师高剑父、关山月的师傅和师祖也。关山月者谁？人民大会堂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之作者也；毛泽东一生唯一亲手题写画名的为哪幅画？“江山如此多娇”也。岭南美术院，不在广东，不在深圳，就在可园的后门口。

可园的建筑多以“可”字命名，可楼，可轩，可堂，可洲……你在登楼，穿堂，倚轩的时候，仿佛随处还能听到主人小心的提醒：慢点啊；谦逊的询问：这楼可以么？这轩可以么……

剪子之类的东西，把这只鹰解救下来。说都没有。我们再次来到鹰的跟前；鹰的眼睛跟着我们转。我读不懂里面深潭一样的复杂和混乱。

我让侄子把火机拿过来，烧烂丝网，取下鹰。可惜，鹰听不懂我与侄子的对话，它并不配合。当我去捉住它的时候，它爪子利刃一样在我的右手腕划过三道血痕，弯钩嘴巴瞬间啄住了我左手的一根指头。鹰的动作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的。我承受着痛苦，但我并没有记录下它的动作。我记录不下来，它太快。

我擒住鹰可能挣扎的每一部分，让侄子用瞬间的火苗熔解缠绕在它身上的每一段尼龙丝线。火苗出手很快，没伤到鹰的羽毛和皮肤。鹰很快就安静了，它意识到它是安全的。

解放了的鹰被我紧紧地攥着，我在考虑往哪个方向放飞才不致它再触罗网。东面是安全的，那里是一片树林。我把手高高举过头顶，把鹰目光调对着那片树林，猛一松手，顺势扔了一下，鹰一扑翅膀，向上猛冲，迅即折转方向，向西南飞去。那里有很辽远的长空。

那只鹰飞了。晌午吃饭，就酒的野味是新鲜的野鸡。弟弟说，你放跑的那只鹰至少值300块钱。

除了手上的伤痕还有点疼，我几乎把那只鹰忘了。弟弟一提，我又忽然想起来了。那只鹰一定又翱翔在树之上，云之下了吧。

熊西平

河南省固始县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先后在《中国作家》、《光明日报》、《散文选刊·原创版》等报刊发表散文上百篇，出版散文集《金银花》、《根亲》、《心灵时空》和《白露河畔的低语》等，作品被《中学生阅读》（高中班）等多家杂志选刊，获中国散文学会的“当代散文奖”和《光明日报》、《教师报》征文一等奖。



跟母亲拾麦去

这些些发黄的事情，应该三十几年了吧？

那些年，我们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被饥饿绑架着。从几岁开始，我就跟着二哥拾麦，拾稻，拾一切地里可以吃的东西。最难忘的是跟着母亲一次外出拾麦子的经历。

成人外出拾麦子，要向生产队请假。那时，社员下田劳动像在劳改农场，管控非常严。外出拾麦子，可以请假为某某亲戚生病了，请假一天。那天，母亲向生产队的副队长请假，说我姥娘生病了，副队长马上就批了。为什么不向队长请假呢？因为队长是我父亲。

第二天，鸡刚叫头遍，母亲就把我叫醒，催布裹着两块“老鳖戏水馍”，拉上我就出发了。渡船还在枕着流水睡眠。母亲拽着我趟水过白露河，盛夏夜的河水还冷得人浑身抽紧。水一浸，我彻底地醒了。河的那边是另一个县的土地，河边像绳子一样飘忽的小路引着母亲和我往前走。我很惶恐地跟着母亲走，老人们说，淹死鬼找替身的时候，就这样蒙上你的眼睛让你沿着飘忽的小路一直走到河淋子里去。还好，母亲领着我平安地走到一个很大的麦区去了。去姥娘家要过这个很大的麦区。母亲和我刚好在天亮的时候赶到那里，开始了一天的“探亲”。

麦田的阵势很大，风动麦舞，一浪一浪地翻，收割过的场子也很大。母亲带着我在远远的麦茬地里拾麦。那些地埂上和低洼地方，余一些低矮的或倒伏的歉收的麦子，灰灰的秸秆，瘪瘪的穗子，当地人忙不过来或不屑收割或是留给那些斑鸠的粮食。母亲就看中了这些麦子，她的手像一把镰刀，生长着的麦子啾啾的应声离地撒在母亲的手中了。母亲做这活很神速，可以两手一起来，两手同时动，然后一合，一扎，编成个大粗辫子，扔在地上。我的手做不了这样的

活，母亲就让我在麦茬地里捡拾遗失的麦穗。

仍有当地好事的人，吆喝两嗓子，要驱赶我们。母亲连忙安慰我说，别理他，拾麦不犯哪家王法。

母亲又说，拾麦不丑啊，只在人家田边凑，不在人家碗边凑。

母亲两手都忙着，把肩膀斜伸过来，揩脸上的汗，头也不抬，装着没听见，喊喝的人威风一下后也就悻悻地走了。中午的阳光像火烤烧饼，母亲开始在被单子上揉麦子，这样便于晚上回去轻装。我到附近的麦沟里喝些水，然后再用塑料纸兜一些给母亲喝。母亲忙得连干粮都顾不上吃。我隐约记得附近有一家亲戚，但是，母亲只字不提。

太阳快要落在树梢上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慌。离家有十多里路啊。母亲说，出来一趟不容易，一年只有一次机会，天黑了再回家。暮色苍茫的时候，母亲和我踏上了归途。

远近的村庄有一些模糊的影子，人和牲口的影子彻底地消失了。各种声音有些忙乱，最动人的是母牛唤儿的深情和牛犊找不到母亲的焦虑，一声逸着一声地喊。这种声音原野上村庄上都嘹亮地响着。踏实辛勤的忙了一个白天，夜色才让它们想到团聚。

母亲带着我在白露河一个较浅处趟水过河，然后在—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等到三更天才回去。我很不解。母亲说，外出拾麦必须躲过熟人，要不然，影响不好。猪嘴能扎住，人嘴能扎住？

到家后，母亲把麦子往缸里一放，说，有一斗吧。仿佛说给我听，又仿佛自言自语。母亲又嘱咐我说，睡吧。我迷迷糊糊躺在床上，过电影一样想着拾麦的事情，好像做了梦。梦很长，直到今天想起来，好像还在梦里。

提起笔，自觉不自觉就想写写那条弯弯曲曲的白露河。我发觉自己对它已是那样熟悉，那样依恋，那样需要它的温度。是情感上需要它吗？思想上需要它吗？生活的底气需要它吗？还是对人生的时候需要它作为一个标尺？

这条河流时时进入我的梦乡，我知道，我的人生活路上再也不会出现简单的底色上洒上点点滴滴蓝墨水似的美好童年了。童年的纯净，刚好可以用来筛查我们无限制膨胀而包裹脂肪的灵魂。

这条河流点点滴滴的在我生活里泛起涟漪，我知道，我飘摇的萍叶任凭在风里怎样摇摆，根须还在那片泥土里深埋。给我血脉的人就躺在那片贫瘠的泥土里温暖着灵魂。我不屈的双膝从没向他人打折扣却每年要向那两堆黄土跪下叩头。我想，那是我的灵魂随时可以折腰的地方。这世上只有这一处。

这条河流边上有人来到我家的时候不空手，用粗糙的蛇皮袋子盛着新打的稻米来了，扎一捆小分葱来了，带着新鲜的绿豆圆子来了，用一个纸箱挖两个洞装两只嘎嘎叫着的活鸡活鸭来了……他们说着家里的事情，离我很远又很近的家里事情，很陌生又很熟悉的家里事情，让你高兴又有时让你生气的家里事情，只有这样的时候，我才会清醒地知道我的肌肤里永远搓不净那条河边的泥水。

这条河流一直在流淌着，它没日没夜地跑啊跑似乎也没有我的脚步。我的脚步是不需要河床的，可以借助汽车飞机翻山越岭，而它似乎只能在它的河床里无奈。我一度很嫌弃它的落后，它的迟缓，以至于它的很多过错，但是，历史告诉我，古往今来，有多少走错路的人要回到他最熟悉的那条河流上去。那条缓慢地犯错误的河流，谁知道它毫不计较地收藏了它子孙的多少错误呢？

这条河流不是一条做风景装饰的河流，不需要任何修饰，它是亚热带和温带的分界线，是区域文化的界河，荆楚文化的灵性、吴越文化的权谋、中原文化的衰朽，以及它们在这里的杂交的混血儿，红与黑，黑与白，通通以较原始的形象保存，以较原始的状态呈现，它的巧妙和笨拙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五

我庆幸我就生活在这条河流上，我记录着我生活过的河流，我反思着我生活过的这条河流，我感激着我生活过的这条河流，点点滴滴地我就把它取录在我的笔端，这就是我的散文集《金银花》、《根亲》和《白露河畔的低语》一直走不出我这条河流的原因了。

“水唤醒了我的灵魂，并给予我光明、希望、快乐和自由。”海伦·凯勒说。

当我找到了我的河流的时候，我明白，我找到了属于我的世界。

一只鹰

心就连接了母亲。眼睛就挪移不开。

突然，发现背链山的西端顶上半空处有一物悬着，像是一只鸟，也可以确定是一只鸟。我和同去的侄子猜，斑鸠？野鸡？鸽子？猜着猜着就有点兴奋，有收获了。不管是什么鸟，今天有新鲜的野物就酒了。

因为那山顶张挂有一张特别巨大的丝网，专网这些大鸟的。网不知疲劳地日夜在那静等着。鸟静静地悬挂着，仿佛是个标本。我和侄子又围绕着那鸟是死是活讨论一番。

近了，贴近了，我们都大吃一惊，你猜什么鸟？鹰！一只鹰！

鹰并不大，应是去年的鹰。浑身的毛色油亮亮的灰，麻麻的毛，像打了蜡。它见了我们仿佛也大吃一惊，拼命地挣扎，还嘎嘎地叫两声，无奈，翅膀和爪子都被透明的丝网死死地缠着。

我抓起网子慢慢地一步一步靠近它，想捉住它，看怎样把它解下来。当我快要抓住它的时候，它拼命地向前一撞，整个网子剧烈地一震，吓了我一跳。鹰也随即安静了下来。这样近距离地见一只鹰还是第一次，很多年都没有看到它的踪影了，梦里依稀留下的还是少年时它捕捉野鸡、兔子、蛇之类野物时矫健迅猛

的雄姿。现在，它两只因惊恐而放大的眼睛，警觉地瞪着我，放着绝望的光。它知道它生命的尽头到了。它会这样想的。我想。

见解不开它，就暂时放弃，先给母亲上坟。

母亲的坟就在前面一点的山坡上。暖暖的冬阳照耀着，仿佛母亲平静而平凡的一生。我们匍匐在草坪上，烧纸，放炮，无限的感情就在这简单的仪式上了。薄薄的纸灰轻轻飞扬着，一抬头，见那只鹰也在往这边看。

它的心里应该和我们一样复杂吧？

它挂在这里应该快一天了吧？一阵一阵惊恐、一阵一阵绝望的心理历程一定感到比一年还长吧？它也可能渴望过，但它的同类救不了它；它可能渴望过张网的人，但是，张网的人到了，它离一只笼子或一只汤锅也不远了。它会恨吗？应该有一只平时怕得要死的野兔在网下短暂逗留过，恶狠狠地留下一串比脚印还多的诅咒和嘲弄。不止一只野鸡在这里应该紧急避险过，但随即转过身来一遍一遍地从它的上面飞过，划下闪电一样狂乱的嘲弄的印迹。

鹰，这样的时候想些什么呢？

告别了母亲，我问侄子有没有小刀、

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的孩子，每个人也都是

一条河流的奴隶。无论你一生走多远，那条河流都像绳子一样牵着你走。

流水是大地的血脉。一条河流的子孙脉络里，也同样流淌着那条河水的特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键是养成了一方人的秉性。一方水土，说穿了就是那地域特有的文化。地域文化是一个人固有的装束，脱不去，洗不净。无论你此后喝了怎样的墨水，无论你身居何处，举手投足里都有那条河的影子，人梦最多的毫无疑问是家乡的汤汤流水。

二

我的河流叫白露河。

白露河，是淮河上游转入中游以后的第一条重要支流。它源于新县，流经光山、商城、潢川、淮滨、固始六县，在固始和淮滨的交界处，注入淮河。白露河跋涉近300里路程的时候，就满身疲惫地从我家的门前踉跄而过，再向前迤迳20里，就悄悄消失在淮河的浪涛里去了。白露河一路还是威风凛凛的，但是，在淮河面前它知道怎样地谦逊，怎样地驯顺。

白露河进入固始、淮滨地界以后，是在湾区蜿蜒，这湾区很大，大到两边放眼才能望到边际的程度。湾区布满了粗粗细细的港沟、河汉，大大小小的湖泊、池塘，有湿地和沼泽的宏阔和气象。靠淮滨县的一面围了长长的大堤，堤上住人家，堤内种庄稼，人从湾区里夺口粮活命；靠固始县的一边基本放任自流，湾区一直延伸到冈陵边上，只在冈陵的一些胳膊窝里圈出一些不太像样子的弧形围堤种些粮食。

湾区生长着数不清名目的茂密的野草。我们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几乎所有的快乐和苦难都与这样一条河流息息相关。

白露河像一条游动的蛇，一年有三个季节在弯弯曲曲如同拉不直的羊肠子一样的河床里驯服地流淌。水很静，看不出动态，只有斜斜的波纹抖动。河水清冽，捧起来就能喝。生产队的两只小渡船泊在河边，像两只被暂时遗忘在那里的贝壳。偶尔会有几艘货船从淮河里逆水而来，有纤夫，有风帆，很有气势地靠在岸边，搬下一堆一堆的石头火红石头奔在岸上，不声不响地随水流走了。早晨，路上络绎不绝的是洗衣洗菜担水的女人们，淋淋洒洒地湿了一路。牛一群一群地被赶到对岸去吃草或被青草诱惑着欢欢喜喜地凫水到对岸去快乐。从天还不太热的夏初到太阳吝惜的秋末，孩子们几乎每天都在河水里欢闹，泡到嘴唇发乌才被忙得晕头转向的父母扯着耳朵叫回去……那时，一条河就是一个乐园。

那时的白露河是一个让人惊奇的富饶世界。河里的鱼虾真多，捉回的鱼虾吃不完，满场

生活在一条河流上

子晾着，晾干了用圈子盛了，茨子茨了，比粮食还多，过冬呛红辣椒吃。偌大的草地洒满了牛屎，草滩上一下子开满了花朵，铺开了绚丽的图案。兔子、猪獾、野鸡、野鸭，不知道从哪里就窜出一只一群，惊得人汗毛倒竖。白鹤仙女一样悠然划破蓝天白云的宁静沉思。太多的鸟兽我们叫不出名字，它们带来的每一份美丽我们也难以名状。

那时候白露河的美景还会在现在的电视画面上邂逅，还会在闭上眼睛的梦里鲜活流动。

当然，白露河有它面目狰狞可怖的一面。夏天里，已经黄了芒的麦子，一夜之间都被大水捞走了。最痛心的是围堤溃决，眼看着春水一样的稻秧被大水吞噬，年轻人撕心裂肺地喊：“把牛牵来吃！”老年人大声喝止：“谁敢？”在庄稼人的眼里，庄稼是圣物，大水捞走它自有它的理由。

恩赐与劫掠，是任何一条河流的德行。

所有一味地赞美都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三

白露河在这里变得空前复杂起来。之前，它只是在一个县域内或两个县境内相对单纯地淙淙流淌，虽然它也起着界河的作用，也滋润万物，也滋养乡土，但是，它还是单纯得多。到这里，它流到两个县的地界上来了。这地方是河南省固始县、淮滨县和安徽省阜南县的交界处。鸡叫狗咬听三县，舀一瓢河水应是三县共有的财产。

于是，它见证更广泛的文化、融汇更广泛的历史，一下子变得臃肿而庞大、丰富而庞杂起来。

所有偏僻的地方，都会滴出落后的脓汁，野蛮的脏水里滋生着野蛮的水蛭，活跃着更多罪恶的爬虫。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会发生。

对这地方的罪恶，最早是我听我奶奶讲的关于“老抢”的事情。我们这地方把土匪叫“老抢”，一个“抢”字注解了内涵：不是“巧取”，完全是“豪夺”。奶奶所讲的故事一般不是财物，多是人，人的血淋淋的生命。这些“老抢”贪欲极大，猪马牛羊对他们算不得什么，至多是解解馋的小零食，他们的眼睛多出血地盯在城里的富人和乡下的老财身上。勒索城里的富人，最好的办法是绑架他们的公子小姐，狮子一张口就要他们的半数家产。小车推着大洋到手了，“票”却早撕了——白布口袋头上一套，锁到河淋子喂王八。对于乡间的老财，“老抢”们出手更狠，不挖出他们的最后一块银元不放

下。通用的手段是“烤火”——把老财绑了吊起来，四下里架起劈柴火烧筒，银元一坛子一坛子往外逼，一块一块地往外逼，说出哪一块银元所在的位置的时候，人也刚好被烤断了气。淮河白露河两岸地名叫“营”、“寨”、“围”的很多，那是集体或是某一个特别有实力的地主豪绅营造用来预防“老抢”的大型防御安居工程。

队伍大的、武器特别好的土匪队伍，被称作“小炮队”。

每一支土匪武装成员都有河的两岸手扯着手为非作歹。一条河成了他们的安全屏障，这边一追赶，抹身就逃到河的那边去了。那边一剿匪，他们躲入某一处芦苇，或是晃晃一枪，一个猛子扎到河床的这边来了。两边一联手剿匪，八面通风报信，次次剿匪次次扑空。土匪越剿越旺，像河两边的野草。终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于白露河口的朱泉、大寺处剿出了李克帮这支搅动豫皖两省十几年的大匪帮来。李克帮是继承了李昭寿的衣钵，依托河流，成为乱世中搅动两省广大区域而致使官府一时无可奈何的巨匪。这一代的淮河边上的三河尖，也曾是挖军的大本营，他们活跃的程度远远胜过淮河的流水。

一条河流，无疑是一个地方有着特殊意义的特区。

前年，一个年过百岁的“老抢”去世。他是我见过的唯一的知名的土匪，是匪帮里的刽子手，不但杀人眨眼而且快意无穷的恶魔。很多年以后，当他讲起怎样烤人，怎样将“人票”撕碎时，仍充满激情，兴奋得脸上肌肉跳动，没有任何羞耻感，负罪感。他活过一百岁才老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不能自理。邻居传说，他是被子孙饿死的，因为他躺在床上照样能吃吃喝喝，就是不死。他的孙子断了他的饭，他才死去。真的假的不是很清楚，但他活过了一百岁是真的，千真万确！

一种没有让人强制性地反思罪恶的文化是十分可怕的。

又若干年过去了，我在紧邻着白露河的小镇上教书，那小镇一抬眼，能把安徽看穿几十里。著名的王家坝大闸就在它的对面。小镇很古老，但是很不安宁。过去的勾结和仇恨就不说了，仅是这二三十年来，就有很多的惊心动魄。阜南县那边莫名拿着菜刀、镰刀把小镇从北头砍杀到南头，街上的人多数都吓得插门闭户。在谁家的饭店里大吃大喝之后一抹嘴大摇大摆地走了。小镇本来是

四

我发觉自己一写作，就掉进了白露河里。